



蔡氏月令

月令問答
附月令集證



月令問答

漢左中郎將蔡邕伯喈



問者曰子何為著月令說也

雲案此省曰字

予幼讀記以為月

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襍錄竝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

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等而不為徵驗

案各本通下脫五字顧校本有之而等誤作第今据第十條通等連文改正徵下尙脫驗字則據上文增橫

生他議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予被於章

案集本作被於章取是上十志

疏一旦被章可證也陶氏說邪本改被誦章非離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

之豐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外無日過被學

者聞家就而攷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
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示後來聰直

君子而懷之朽腐案後下八字說郭本作同竊誠思之

書有陰陽升降天文秬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敦辭

託說審求秬象其要者莫大於是今故於憂怖之中案

本今譌令改上是為月非晝夜密勿昧夙成之旁貫五經參以羣書

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秬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

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與危殆競案

郭本作危殆兢惕非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刪省蓋所以揆賾

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為可覽則

予夙而不朽也案朱氏經義攷就說郭本刪去設問十

言問答首條非其實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以周官左傳案說郭本假無周官

左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同案說郭本則枝葉必

相從也月令與周官竝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

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案解字疑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

春秋也若夫大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修其世系

其官人皆有明文不與世章句案左傳下十六傳文造

義案顧校本尚有文傳二字雲謂必傳文之譌倒當屬

也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答曰既用古文於秬數不用三統案說郭本數下行乃用四分

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秬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求

曉學者案各本求譌不今從顧校宜以當時所施行度案行下各本作夫譌字也

據秬元議有四分行度密於太初云云定為度字密近者三統以疏闊廢故不

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正月中案正月各本作孟春又衍春字

今從日知錄所引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

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

月也以其合故用之案顧亭林据此謂三統未嘗改雨水在驚蟄前改之者四分秬耳記

疏誤

問者曰秬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令文見於五月何也曰
令不以秬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秬於大雪小雪大寒
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
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今日祈不用

犧牲案祈不用犧牲章句文也說郭本幣下脫存不犧牲三字惟集本多曰祈二字故得据章句補正

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大牢祀高禘宗廟之祭以中月安

得不用犧牲案句脫不字從顧校增祈者求之祭也著月令者豫

設水旱疫癘當禱祈也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禱祈

以幣代牲也案禱譌傳蓋校者疑引左傳祈以幣更之文而妄改耳顧云傳當作禱與章句祈禱

小祀不用犧牲正合從之今章句因於高禘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

木代牲如庶有桃梗案各本作桃更必桃梗之譌今校正說見章句第二篇此說

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似書有轉誤三

豕渡河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闈尹案闈作奄淺人校从記也据荅辭及呂紀改申宮令

謹門闈今日謹門闈何也曰闈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

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闈尹之職也闈里門非闈尹所

主知當為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日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

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一騶案一字從甄文類聚或作種別有騶

故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

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口詩曰定

之方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

故傳曰水昏正而栽水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設

板案顧本設作殺雲据左傳定元年注栽設板築哀元年注栽設板築為圍壘知設殺以形近而譌今改他

本并無殺板字妄改顯然栽而始築也今文在前一月不合於經傳

也案校此條者疑問詳荅闕故上空一格實曰字也而非荅以不合經傳已也蓋有關文焉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

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

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皆使不干其類案千字從顧校蓋始故冬春

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陽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句案各本皆作句据下月不可言句疑句之誤顧

亦云當作以應行三月政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句從之

案風雨譌雨水据孔正義改說見章句弟一篇謂孟夏也草木旱枯中夏也國

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為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

也曰說者見其三句不得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礙不

得通矣孟夏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案句有脫字說見章句弟四篇後

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為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

郭為獨自壞非水所為也季冬反令行春令則胎夭多

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即分為三事行季春令為不致

災異案顧本譌敢校作致他本改敢為感非今從顧校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

斷絕每應一月也案每字譌分從顧校其類皆如此今之所述略

舉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之屬案說郭本衍秋食麻犬冬食黍豕八字集本無御覽

引亦無但以為時味之宜不合之於五行月令服食器

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

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

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

案各本虎上衍龍御覽困學引皆無之今刪春木王木勝土土王四季四季

之禽牛屬季夏犬屬秋故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

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當食

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

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

虎非可食者犬豕案各本作犬豕豕必譌文疑當作豕今以意改而無角虎屬

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

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菽為火麻為

金黍為水案稷為土蓋省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

煩碎

案米鹽煩碎蓋用班書黃霸傳語各本作精粹惟顧本作精碎精必煩之譌今改正

不合於

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

予略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閒亦有說而已

問記曰養三老五更子獨曰五更周禮曰八十一御妻

又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更長老之侮也

案也字據續志注增

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更

案各本更字脫

據魏書裴注增瘦字中從更

案說郭本無中集本無從皆當有也今兩存之

今皆以為

更矣字法不立形聲

案各本作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今從顧校

何得以為字

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更也

張參五經文字嫂嫂作媯譌

妻者齊也

惟一適人侮妻其餘皆妾御妾位取在下也

案顧云妾下當更有

御妾二字讀御妾位取在下也為一句蓋可從也 是以不得言妻云也已上十條從
歐西齋序本
校雲併集本

月令集證

元和蔡雲立青甫編

周書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案篇目既分序必增改其為元文與否無以定之
若明堂序即襲自明堂位不足信也

禮盛德曰明堂者古有之也

盧氏辯注明堂之作其代未得而詳也案淮南子言

神農之世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明堂圖者四面無壁中有一殿然其猶或始於此也
凡九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

蓋屋

注茅取其潔質也

上圜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注明堂非所以朝諸侯於祀也諸侯亦備焉

外水曰辟雍

注韓詩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

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注言四海之君

於祭也各以其明堂月令注于明堂之中施赤綴戶注記用九

也白綴牖也注綴飾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注記用九

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

案園作圓外水下無名今據明堂論所引改增俗本自此至末別立明堂之目乃妄人所分耳夫篇首云聖王之盛德而即以盛德名篇此明堂月令在木在火在金在水及中央土之盛德也又云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飾明堂者順四時五行之德以出治也明堂不飾者行

反令以致災也又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順天法以成德法法莫備於月令雜誥所謂乃單文祖德是也鄭君解單文祖德為盡明堂之德矣而不信月令為周公作獨何與

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帶以弓韉禮之祿下其子必得天材。○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伏傳朔

○毋宿于國。○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

○仲秋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朔

無命民○季秋除道置梁以利農也朔令置作成也作夫○孟

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朔令無命農無收○季冬命

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朔令同。月令。鄭注引九條。

仲秋乃命國釀朔令作乃令民畋釀即在前第六條庶毗畢入于室上。禮器鄭注引一條。

條

案王居明堂禮鄭君疑為殷禮明堂論亦著其名而論則云殷人無文矣顏籀變併文王居明堂之篇當必有據鄭君注雜誥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併文王是文王德併文祖也據此則文王行明堂之政盡明堂之德故以文王冠居明堂之篇蓋因殷衰頒朔禮廢增脩舊章施行於國未可知者齊宣欲毀明堂孟子以治岐政對實與明堂有涉非

泛論也

周書程寤佚文有文王召大子發于明堂云云未敢以為據

又其文多

與鴻範傳朔令同鴻範商書伏生攷殷制釋之亦其宜也然則有殷陽館之法此其虧存者歟

逸禮夏則衣赤衣佩赤玉乘赤輅駕赤龍載赤旗以迎夏於南郊其祭先黍與雞居明堂正廟啟南戶 秋則衣白衣佩白玉乘白輅駕白駱載白旗以迎秋於西郊 冬則衣黑衣佩元玉乘元輅駕鐵驪載元旂以迎冬於北郊其祭先豕居明堂後廟啟北戶

案皇覽所載見歐陽氏類聚者如此初學御覽引尤不備要存古書之概足矣經義攷必為刪補完

整將誰欺乎

迎禮御覽作天子近四節日春夏秋冬之樂御覽句首有天子二字又順天

道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于東堂距

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伏傳作三誤等青稅八乘旗旄

伏傳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

羽翟伏傳無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

子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伏傳作二誤

等赤稅七乘旗旄伏傳作旄尚赤田車載戟御覽作弓號曰助

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

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

尺堂階九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御覽作戟號

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

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

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

鏿伏傳無鏿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御覽干戈作箭

此迎冬之樂也續志注引皇覽止此御覽下接云所以迎四時樂秋養九志於西堂冬養

九勝於北堂養後三日而止天子行殺必順天道

案惠定宇據漢章帝詔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

生之文以皇覽所載為出周書月令雲謂此亦說

古明堂遺事者故以類從

禮記明堂陰陽錄曰明堂陰陽者王者之所以應天也
明堂之制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內有太室象

紫垣一作宮南出明堂象太微西出總章象五潢北出

元堂象營室東出青陽象天市上帝四時各治其宮

一作功王者承天統物亦於其方以聽國事一無國字

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

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

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

祖考神明明不敢泄黷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

案此必釋周書篇名者故伯楷引焉指明堂月令

之大義矣

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

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

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

案此記蓋明堂陰陽三十三篇之一也朱氏經義

攷所引末有名曰辟雍四字乃大戴盛德文劉宣

卿引明堂論脫禮記盛德二十字竹垞据之而未

檢本集故誤連

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也庠言養也所以養備

德也

案明堂論引凡十言通典遺其四卻增多二語不
識何從采獲珍而錄之

伏生尙書大傳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通以施於春秋冬
夏

案惠定宇明堂大道錄釋此云三王三統也春秋
冬夏十二月所施之令也謂之明堂月令又釋孟
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云損益三王之道施
之春秋冬夏釋其有不合者云王者之政不合於
天地四時則不能贊化育釋印而思之四句云此
周公制禮之本然則孟子伏生所言實周公作月

令之明證

戴氏德小正傳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者星
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案傅子駿未釐出正文以前本如是惠定宇曰大
正夏月令也南門太微星所在故云大正所取法
猶說卦之南面而聽天下蓋取諸離也又曰夏有
大正有小正孔子所云夏時乃大正也戴氏傳傳
諸周秦先師知當時有大正之書漢時已亡鄭氏
據所見而言故云其書存者有小正言存有不存
者矣雲謂大傳心之大星天王也史記心爲明堂

春秋元命苞心三星五度有天子明堂布政之宮
月令取法明堂準大正之取法南門故錄此傳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書家記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古明堂

之遺事明堂陰陽說五篇禮家陰陽五行時令十九卷

五行家周易明堂二十六卷著龜家

案錄五行著龜兩家者見明堂月令尊在六執非

數術之倫

魏相傳相明易經有師法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
令奏云東方之神大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

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
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
執繩司下土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
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

案弱翁所采非易陰陽即明堂月令文後四語猶
反令也劉歆鐘律書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
春律万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
必發聲文義絕相似亦見樂緯動聲儀

王莽傳元始四年徵天下通一執教授十一人以上及
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尔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

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

案月令不廁於經蓋以別出明堂陰陽而抑之汗
簡單行古月令卽此矣然則郭之古月令卽鄭之
今月令豈得如沖遠之以古屬記深寧之以今屬
漢乎

後漢書魯恭傳恭疏日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
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

案仲康善體經意足正鄭注之誤故錄之

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
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

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
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

許氏慎五經異義曰令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
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
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
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

案說文心人心土臧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臧

錢獻之斟詮曰博士者漢醫官博士也

沅案卽異義所謂歐

陽尙書家非醫官也錢說誤

本書先土臧而後火臧於脾肺肝

腎下但存醫官說不言肺火脾木肝金疑後人妄

改之非許君元文雲謂太_元_元數亦從古文說高注呂淮則兼自用其臧言_元應一切經音義兩引說文肺火臧也知許書實皆兼兩說云

異義曰諸侯歲遣大臣之京師受十二月之政還臧於大席月旦朝席存神有司因告曰今月當行某政

案明堂論有諸侯朝正於天子之文與許君言遣大臣不合何重其典有若親朝者然核其事則遣大臣爲實也周家建子頒朔必在季秋何遠藩使者須歲前歸國宜稍寬其期若至亥月舉行恐衛要君長春正不得朝席者多矣而何以使之奉正

朔乎

鄭氏三禮目錄名日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

高氏誘淮南本經注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秣頒宣其令謂之明堂

泰族注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倣真注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

案高氏實見明堂月令故注淮南嘗引之而注十二紀首絕不一引以證文字異同及注上農又据

本書孟春紀為說豈非病其竊取周書而深為之

諱與

黃圖曰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道亦作地所以順四時行月

令宗祀先王祭五帝故謂之明堂

韋氏昭周語先王之教解教謂月令之屬也

續漢書律秣志曰若夫用天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

曰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備矣天下之

能事畢矣

張氏華博物志曰蔡邕云禮記月令周公作

束氏皙五經通論曰月令所記非一王之制凡併古者

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制秋出田邑夏

乎殷乎而王據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

無乃俱未通哉莫若通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酈氏道元水經注曰穀水又逕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

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

令章句同之

隋書經籍志漢初河閒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

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攷

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

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

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爲之注

案自隋志有大戴刪古禮小戴刪大戴馬融足三篇之文後來說經家紛紛併引莫或覺其非唯先師嘉定錢君以爲不足信其說見後爰先錄此

經籍志月令章句十二卷漢左中郎將蔡邕撰

牛里仁傳立明堂議曰案劉向別錄及馬宮蔡邕等所

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竝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亾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鄭元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禮家鈔合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皙以爲夏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於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祿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爲章句又論之曰云云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

必據古文義不虛出

議曰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圓楹徑二百一十六尺太

室方

論作方三十六丈

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闔二十八柱

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

陸氏德明月令音義曰月令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

顏氏師古明堂議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

此知為王者之常居余其青陽總章圓堂太廟左右

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韜禮高禘

九門磔禳國為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

皆在路寢也

孔氏穎達月令正義曰秦始皇十二年呂不韋死二十

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

韋已死十五年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周書先有

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

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

興兵

案沖遠蓋心知月令非秦書者故雖申鄭旨而有

此自難之文其末條則未免迂也

正義曰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

正義曰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

焉

章懷太子伯喈傳注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

明堂月令

徐氏錯說文繫傳通釋曰明堂月令卽今禮記月令未

刪定前也古天子居明堂布政每月告朔班一月之

政令故曰明堂月令

案前下蓋有脫字

淳熙改定崇文總目周書月令一卷闕

案玉海所引不注闕字者景祐本也周書亡篇果

獨存此歟抑卽單行之古月令歟

胡氏銓曰土之聲氣與黃鐘之宮聲合聲合則氣合可

知孔氏云土寄主四季無候氣之管者非也管卽律

也若無管何云律中

高氏閔月令論曰月令一書先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

矣漢馬融賈逵晉孔晁皆以爲作於周公鄭康成高

誘唐孔穎達乃謂秦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

者蓋以月令有命相及大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

皆與周異故疑爲秦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

也未帝則仍用周正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

夏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謂始皇旣爲天子秦人取

不韋十二紀增加爲之殊不知始皇併天下旣罷侯
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吏民爲黔首矣而
月令所載封諸侯命四監季冬共飭國典孟春慶及
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謂旣
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
漢淮南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
而禮家復有所增加焉故月令禘用虞夏商周秦漢
之制耳凡爲此數說者要之皆非深知月令者也蓋
月令一書所以著入六經而垂訓萬世者自有深旨
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蒞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

舉措云爲要當體天象順天時一毫不可以私意自
爲今攷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
之次舍者蓋將攷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
必著夫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化而定
其主宰之權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然臭味
祭祀所以辨人事之有序以至鳥獸昆蟲草木盛衰
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之氣候使天下皆知四時
之有常運也於是人君居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
乘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微食器之
末無一非順天之所在此固人君循守所當先也迎

氣於東南西北之郊每孟不敢不謹盛德在木火金水之運太史不敢不告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爲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則見之歲終此又人君一歲之間不敢或後也若乃春作夏長秋斂冬藏何者非順時之治左聖鄉仁右義備臧何者非順時之法以至上而朝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微而法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

案宋人每以秦制貶月令抑崇此篇實一代之偉論篇後又論月令洪範相表裏七百餘言茲不具

錄

晁氏公武郡齊讀書志曰呂氏春秋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寘於禮記善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

案貴與經籍攷說本昭德

羅氏泌路史餘論曰禮有月令杜君卿以爲出於管子不韋編之以爲十二紀之首漢世戴聖始取以入禮記蓋以管子有幼官四時之篇然亦不知周公已有時訓而月令解見之周書此蔡氏所以謂爲周公之作也嘗竊攷之特亦本之夏小正爾小正之書顧亦本之前代炎黃顓嚳一代之治斯有一代之時惟其

來者甚遠是故歷代傳寶以爲大訓雖有變易而其
大者猶不得而易也點煩

案長源此論頗正而以贗作之時訓與月令竝舉
則非也

新安王氏曰蔡說先鑄鐘然後截竹爲管名曰律律聲
清濁與鐘相應故曰中鐘以爲樂欲其聲之和管兼
以候氣占其氣之和亦相合也自不韋有十二律上
下相生之說而劉歆始言其詳班固作漢志鄭元釋
二禮韋昭注周語皆言律名大族不復以爲鐘與蔡
說異後世祖歆說無有言蔡說者然蔡說有理故詳
著之也

案樂齋集說引此闕其名所詳著者隰栢羣書引
章句文也

戴氏埴鼠璞曰月令周公所作先儒以太尉秦官決非
周公書予謂不然夏小正辭簡理明已備月令之體
周以農開國尤以時令爲先務大槩具見七月周公
制禮作樂豈得無一代之成書使此書出不韋手太
尉固秦官所命冢宰司徒司空司服與太史樂正樂
師澤人虞人四監之類皆周官也予意不韋不過改
司馬爲太尉耳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

公書其閒豈得無改竄淮南時則訓比呂氏十二紀
又有異同此可為證點煩凡百九十七言

案戴氏知尊月令而不知太尉有章句見御覽實
周書元文不韋於周書儘有竄易惟此二字非其
所改盧召弓以呂紀補月令之闕據此改太尉為
司馬其得謂之復古乎然晚歲著龍城札記據徐
氏文靖說謂周安必無太尉則既自知其非矣徐氏
併應劭以為周官顯與漢官儀違反惟舉尚
書常伯常任準人牧夫不見周禮為例得之

王氏應麟玉海蔡邕月令章句十二卷十三篇○中興
書目今存一卷

案唐書甄文志無伯喈章句而有仲若章句傳聞
誤也蔡戴音近名又同音故也蓋章句亾於北宋
當時即有蒐集成編者惜其并此不傳又問荅有
前儒特為章句者之語攷蔡氏之前惟景鸞著月
令章句見范書本傳及常璩華陽國志餘未聞也
若白帖引崔寔月令注恐即四民月令之譌

王氏應麟漢甄文志攷證曰唐會要引禮記明堂陰陽
錄牛豳亦引明堂陰陽錄今禮記月令於別錄中屬
明堂陰陽記故謂之明堂月令說文引明堂月令
甄文志攷證日記百三十一篇今逸篇之名可見者有

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明堂記曾子記禮運記五帝

記白虎通王度記禮記注禮記周禮疏白虎通後漢輿服志注王霸記夏官

瑞命記文選注辨名記春秋疏孔子三朝記史記漢書注月

令記大學志蔡邕論○雜記正義云案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己

上皆原注

困學紀聞日月令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時訓雨

水之日獺祭魚驚蟄之日桃始華易通卦驗先雨水

次驚蟄此漢太初後秣也月令正義云劉歆作三統

秣改之又案三統秣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而時訓通

卦驗清明在穀雨之前與今秣同然則二書皆作於

劉歆之後時訓非周公書明矣

案月令紀候句數不均時訓任意減增無所忌憚

此乃妄人作偽屢入周書其謬要不足辯而元魏

采以入秣而李唐据以改經皆因不信月令為周

公作故遂不疑時訓非周公作耳厚齋之見卓矣

然所指罅漏小故潛丘閻氏謂是傳寫人以後之

節次上改古秣猶得曲為彌補焉而雲据管子幼

官之分氣左氏內外傳之紀時知二十四氣周世

未備其名安有一氣三候一歲七十二候整齊若

此者哉此時訓大罅漏處也萬充宗學禮質疑有古秣無二十四氣之

說江慎修羣經補義亦言古祿。唐月令紀候惟惟有八節後世乃有二十四氣。

時訓是遵王冰作砭非注素問則別有小桃華芍藥

榮牡丹華赤箭生吳葵華景天華款冬華等句陸

佃卑雅亦具有之冰時御定月令已頒佃時禮經

月令已復而必旁按僻異何歟又廣韻引月令之

例併禮記者與小戴文多同如中夏之月蟬始鳴

季秋之月寒蟬鳴之類是也其併月令者則林甫

改本如清明之日桐始華驚蟄之日鷹化為鳩是

也獨十一模鷓字注引月令云九月有寒鳥入水

化為鳥鱖魚不知是何月令

馬氏端臨通攷案云如蔡邕之說則古者明堂辟廡太

學太廟合為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饗以射皆於其

地東漢時辟廡以為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大學

以為博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為二處與古異要之太

學與辟廡固不可析為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

業亦豈二事哉

方氏以智通雅曰周公月令因夏小正呂覽因月令淮

南因呂覽記有異同非後人筆也

錢氏亦名士月令說日月令於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

記則是篇本古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秦有天下

不聞有事於明堂蓋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華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呂氏錄明堂陰陽記舊文於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目中間襍入秦官無足怪也且言太尉爲秦官據漢百官表之文也然晉語公使祁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遏寇爲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千里里爲之尉又曰管籥藏於里尉則尉之稱不自秦始亦周官之名矣

朱氏彝尊經義攷曰諸經垂世禮記閒襍秦漢之文然一入小戴記中羣儒恪守其說雖以天子之尊太會講殿議有異同文無更易迨唐明皇始命李林甫等刊定月令亂其篇次增益其文沿及宋元說經者逞其私智移易尙書離析大學筆削孝經變置周官出入風雅皆唐之君臣爲之作俑也當不韋作呂覽時縣之國門人莫敢增損一字豈意數百年後突有弄麀杖杜不識字之李哥奴逢君之惡肆行改竄幾無完文亦可謂無忌憚之尤者已今其改本唐開成中石經具存

案唐君臣所以擅改月令者因鄭氏目爲呂書而輕之耳若宋之胡寅直謂禮記必去呂不韋之月

令然後可身呼厥罪浮於林甫矣朱氏既責唐君臣而仍目為不韋作與唐君臣之見何異

梅氏文鼎秣學疑問補曰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而月令昏中之星已不同於堯典則實測當時之星度也且堯典祇舉昏中星而月令兼言日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於堯典四仲月之外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

案古秣簡易未立差法但歲時占候修改以合於天故月令星次不必謂是周公本文若因此遂誣為秦法則可就章句辨之夫月令所云日在皆據

月初而言在房不言幾度最後在一度矣自不韋下逮伯喈才四百餘年而已退在亢八度所差至十七度之多有是理乎言歲差者以劉焯七十五年差一度為較密即疎如虞喜之五十年退一度四百年亦僅退八度耳雲槽於秣算不能的知周書修改至何王而止惟房亢閒顯隔氏十五度望文易曉可斷為非秦法耳

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曰據陳用之禮書言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蓋自續漢志以德行年耆高者一為老

一爲夏失之而鄭氏以爲此三代之制誤矣余謂蔡邕明言三老三人五夏五人意古者三老五夏或如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傳至漢遂以各一人當之云

惠氏棟周易述曰帝上帝也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夏王天下故四時之敘五德相次聖人法之以立明堂爲治天下之大法也震東方也者青陽太廟也巽東南也者東青陽个南明堂个也離南方之卦也者明堂太廟也負斧依南面而立故南面而聽天下聽聽朔也天子當陽故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者言明堂之法取諸此也蔡氏謂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坤也者地也者坤位未而王四季故用事於西南而居中央西總章个南明堂个中央太廟太室也兌主酉故正秋總章太廟也乾西北之卦也者西總章个北个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者个堂之太廟也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者東青陽个故曰成始北个堂个故曰成終

述曰先儒戴德戴聖韓嬰孔牢馬宮劉歆賈逵許慎服虔盧植穎容蔡邕高誘諸人皆以明堂上有靈臺下

有辟廱四門有大學而蔡氏之說尤備具於月令章句

禮記古義曰淫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霖雨案呂覽亦作淫雨說文雨部云霖小雨也从雨叢聲明堂月令曰霖雨職戎切鄭所引今月令皆明堂月令也

古義曰三老五更蔡邕以更爲變案列子黃帝篇云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上開之舍注云更當作變然則蔡說不爲無據

案全祖望箋紀聞云月令章句以更爲變觀於田更之說則不必改字何弗攷張處度之注也

明堂大道錄日月令可疑者二條乃孟夏之大尉及季秋之受胡爾今定以爲三代之書者案不韋陽翟大賈本不知書及爲丞相貴極富溢招士以傾四公子著書以耀郇卿之徒意當時諸客將作呂氏春秋應受指於不韋必得古今莫大制作以冠其篇而事無大於明堂之政者故以十二紀編此書之首尋明堂月令本非一代之書實兼有虞夏商周之法而孟夏之令命大尉贊桀後大尉秦官故後人疑爲不韋所作殊不知緯候始於先秦是時尙書中候已出中候握河紀篇有舜爲大尉之文故遂改司馬爲大尉以

存五帝之官此呂氏諸客之妄遂以此疑月令可乎

其秦以建亥為歲首以季秋來歲受朔日為用秦制

則孔氏正義已辨之矣

來歲不必專指十月月令孟冬以祈來年于天宗則是十

一月建子周之正也○原注

案惠君自言周書月令雖亡蔡氏撰章句以為周

公所作邕猶及見周書月令也然則大尉有章句

見御覽固周書舊文乃云呂客改者或不欲據緯

候為說示矜慎耳

盧氏文昭校補周書曰說者以秦十月為正故於季秋

即云為來歲受朔日以月令為秦制今案天子頒朔

於諸侯事固當豫為之豈有將改歲而始頒朔哉孟

冬云乃祈來年季冬云歲且更始雖以周為子正巡

狩祭饗猶自夏焉安得遽以為秦制乎

先師錢君禮記答問問鄭注月令多引今月令以證文

字異同正義謂不入禮記者為今則呂氏春秋是也

今呂氏書具在與鄭所引亦不盡合何故曰漢執文

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此

禮記四十九篇小戴所傳劉向所錄鄭君據以為注

其別出於明堂陰陽者則謂之今月令矣說文引明

堂月令如霰雨歲將饑終之類蓋即鄭所謂今月令

漢書攷異曰甄文志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
記也案鄭康成六甄論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戴聖
傳記四十九篇此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小戴所傳
而言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禘記皆以簡策重
多分為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之八十五篇正
協百卅一之數隋志謂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為馬
融所足蓋以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二十三篇別
見甄文志故疑為東漢人附益不知劉向別錄已有
四十九篇矣月令三篇小戴入之禮記而明堂陰陽
與樂記仍各自為書亦猶三年問出於郇子中庸緇

衣出於子思子其本書無妨單行也記本七十子之
徒所作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河間獻王得之大小戴
各傳其學鄭氏六甄論言之當矣謂大戴刪古禮二
百四篇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九篇其說始
於晉司空長史陳邵而陸德明引之隋志又附益之
然漢書無其事不足信也

案范書橋元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德乃聖之

戴授梁人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譌班書小

帝時為大鴻臚亦可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非
馬融所足而陸德明云漢劉向別錄有四十九篇

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爲他家書拾換所取不可謂之小戴記則曲說也

十駕齋養新錄曰列子稱逢氏子有迷罔之疾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古人香與朽對取其相反猶味有甘苦也月令春之臭羶夏之臭焦中央之臭香秋之臭腥冬之臭朽大學如惡惡臭論語臭惡不食臭之惡者不食非五臭皆不食也說文煨腐氣也臭腐字當用此後人溷臭煨爲一字乃以臭與香對蓋始於廣雅

案朽單訓腐煨則以氣言月令其臭朽朽當作煨

釋文亦作本尙是借朽爲煨也

沉案蔡君謨會師說欲改朽爲煨

甚錢師云非五臭皆不食明五臭皆可食也惡臭臭惡必加惡字乃卽說文之煨字而非五行之正氣也物之煨者則不可食矣改朽爲煨是改可食者爲不可食者也說文朽正字朽或字

養新餘錄曰說文昏日冥也从日氏省氏者下也一曰

民聲案氏與民音義俱別依許祭酒例當重出昏云

或作昏民聲今附于昏下疑非許氏本文頃讀戴侗

六書故云唐本說文从民省徐本从氏省又引鼂說

之云因唐諱民改爲氏也然則說文元是昏字从日

民聲唐本以避諱減一筆故云从民省徐氏誤勿爲

氏省氏下之訓亦徐所附益又不敢輒增昏字仍附

民聲于下其非許元文信矣案漢隸字原昏皆从民
婚亦从昏民者冥也與日冥之訓相協唐石經遇民
字皆作巳而偏傍从民者盡易爲氏如岷作岷泯作
泯緝作緝瘖作瘖瞽作瞽愍作愍蠱作蠱之
類不一而足則昏之爲避諱省筆無疑謂从氏省者
淺人穿鑿傳會之說耳

案雲錄師說足證釋文昏爲本字矣敢復申之曰
民聲之字每與昏聲之字同音通用蠱之或體从
昏作蠱解云以昏時出也民者冥也句孝經援神
契文鄭注尙書論語箋詩序皆用之以證許書日

冥之訓則聲又兼意焉昏之从民弗可易已張參
五經文字愍傷也緣庶諱偏傍準式省从氏凡泯
昏之類皆從氏唐人據許書言省豈有誤乎夕从
月半見暮从日在𠂔中杳从日在木下象形會意
如彼其善乃昏从日氏會意又省一畫抑何迂陋
所謂穿鑿也氏不訓下底則一日下也尙是別義
乃徑云氏者下也於本書無徵所謂傳會也漢隸
作昏有見劉熊碑陰者唐王建詠是碑據圖經以
爲中郎書則熹平諸經必如是作惜殘碑無是字
耳○段氏說文注謂昏絕非民聲凡民聲通昏聲

者悉以為俗書譌亂且疑蟲篆為後人所製蟲見

解不得疑獨冥緝二文仍目為古今字蓋以異部

同音義無從議其譌亂也民昏聲通在段書存此

一證沅案錢說辨說文蔡說兼及中郎竊謂中郎

或可云作昏从民不得云許書从民也漢隸

多俗字唐多譌本从氏者不得以避諱一門言蓋民从氏

者則可云避本从氏者不得混入也析而出之凡

枚舉从昏者皆本然矣至蔡氏案歷舉象形會意

之善而以从氏省為迂陋不思从民而必訓冥以

通之不穿鑿傳會乎許用一曰之訓本書甚多省

聲亦甚多不可謂穿鑿傳會蟲以昏時出會意兼

形聲十三部字與民之十二部無涉蝻字解各本

作蚊段改作蟲不得即以段難段至冥緝二篆一

云十二部一云十三部言古今者字體隨音而

變也音韻之理段氏至精錢所不逮未可議也

畢氏沅校呂氏春秋季秋獲馬曰此無政字避始皇諱

而月令不諱則月令之非秦制益明矣

案畢氏此校甚有功於月令中夏班馬正無校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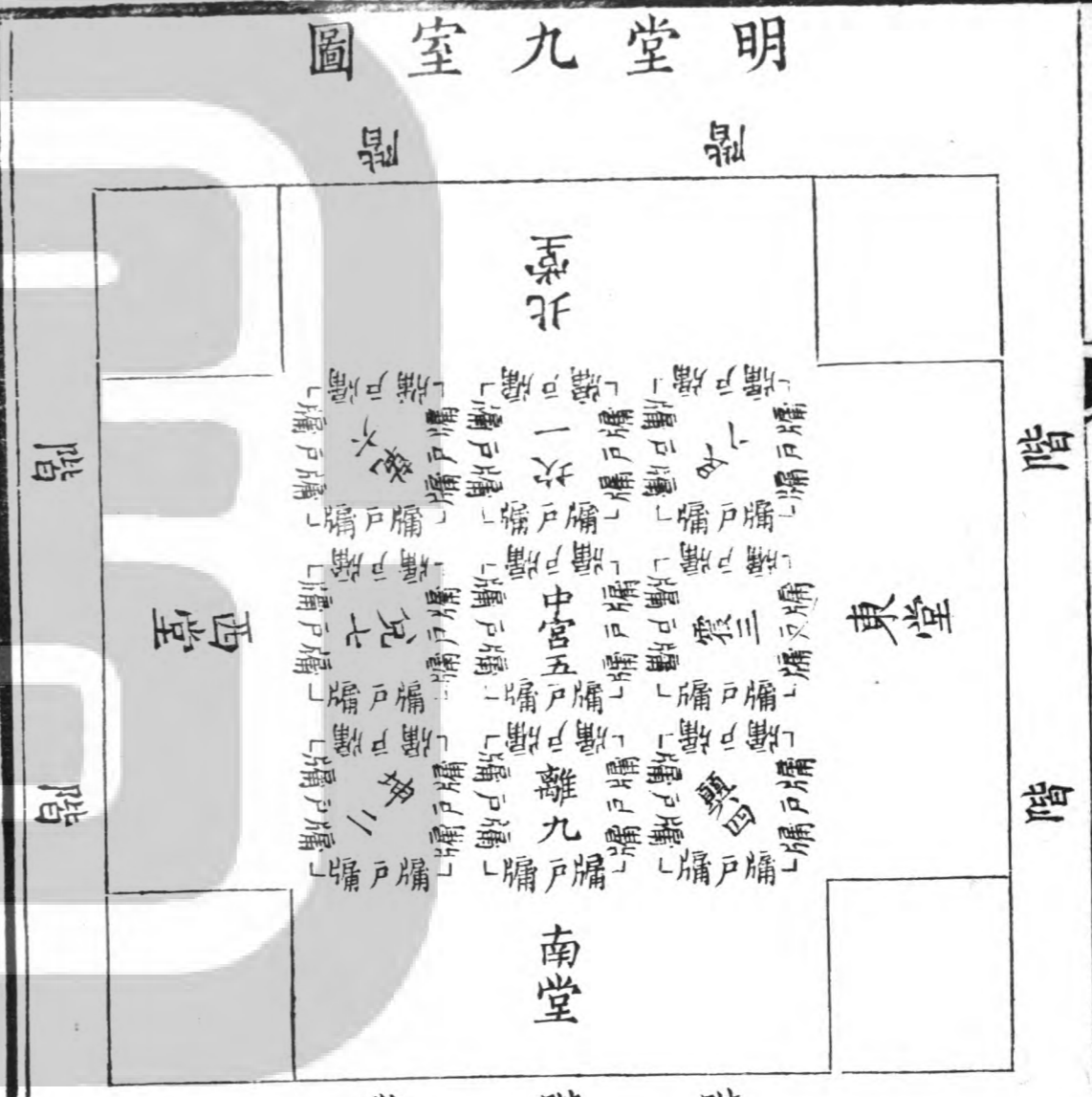
蓋疑不避嫌名故校洩獄訟必正平云此反不為

始皇諱云反者以禮記作端平與琅邪臺石刻適

合耳其實呂書不少正字可毋疑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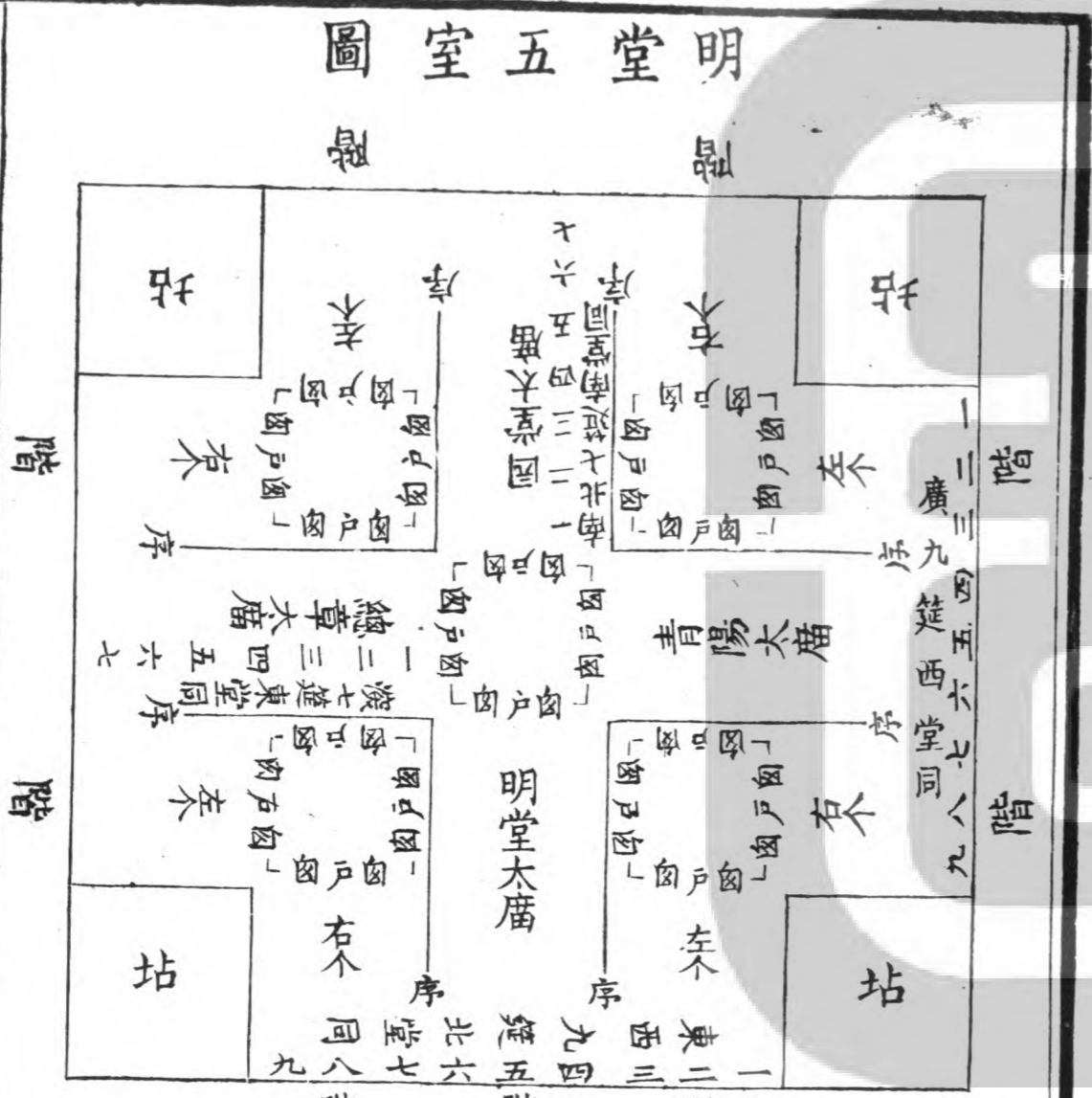
江氏聲明堂圖二

明堂九室圖



大戴禮盛德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而有四戶八牖茲據之而為明堂九室之圖

明堂五室圖



攷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案南北七筵者自堂廉至太室前之深也統前後堂及太室適百四十四尺矣東西九筵者太廟及左右个之廣也其兩傍各餘三筵有半之地不盡堂基或以九筵七筵該堂之四周則非矣

蔡氏月令 卷一
余氏蕭客古經解姓氏書目曰諸引月令章句大率皆
蔡中郎書然不著姓氏者十居六七景氏戴氏兩家
既與蔡同不傳亦無以見諸書徵引必無一二偶及
故備錄焉

案鉤沈於月令實采蔡章句而書目并錄漢伯仲
若兩家故有是說然惟劉昭續志注但併書名其
於分星次度數十二條仍著氏名也

仲若一家唐志誤載說見

前

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日月令臘先祖五祀左傳虞不
臘矣皆在夏正十月臘卽蜡也風俗通云禮傳夏曰

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皇侃曰夏殷蜡在己之歲
終皇說是也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記秦始皇行周
正亥月大蜡之禮也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
曰嘉平十二月者丑月也始皇始建亥而不敢謂亥
月爲春正月但謂之十月朔而已項羽紀書漢之二
年冬繼之以春繼之以四月可證也夏名臘爲嘉平
者改臘在丑月用夏制因用夏名也臘在丑月因謂
丑月爲臘月陳勝傳書臘月是也

案此可正月令季秋來歲之謬解故錄之

梁氏玉繩瞥記曰鄭注月令引今月令十七條與高氏

注呂本不同孟春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候而

呂作候雁北淮南子時則訓則來為北不獨鴻為候

也季春置罟羅網畢翳注云今月令無罟翳為弋而

呂作畢弋置罟羅網淮南同是有罟字也毋悖于時毋

或作為注巧注云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偽而呂

固有此四字也注雨蚤降注云今月令曰霖雨而呂

仍作注淮南同不作霖也仲夏處必掩身毋躁注云今

月令毋躁為欲靜而呂作欲靜無躁也畢氏輯校云

字非本文淮南百官靜事毋刑注云今月令刑為徑

作慎身無躁而呂仍作刑也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

淮南同

鼉注云今月令漁師為榜人而呂仍作漁師也命四

監注云今月令四為田而呂仍作四也淮南同孟秋民

多瘡疾注云今月令瘡疾為疾疫而呂仍作瘡疾也

淮南同孟冬乘圜路注云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軫

字之誤而呂仍作圜也命大史釁龜策注云今月令

曰釁祠祠衍字而呂作命大卜禱祠龜策無釁字也

淮南作命大祝禱祀神季冬水澤腹堅注云今月令

位占龜策亦無釁字無堅而呂舊本有堅字畢校本以為後人所益刪去

但作水澤復高注或作複不作腹也及百祀之薪燎

注云今月令無而呂固有此句也淮南同惟孟夏王瓜

淮南同

生瓜為菩

與蕒通

無休于都休為伏季秋挾矢以獵獵

為射孟冬固封疆疆為壘鄭注與今呂本合

淮南及獨斷御

覽六百八十二引漢官儀竝作固封壘○已上皆原注

案鄭引今月令實十八條此脫仲冬一條當補云

淵澤井泉注云今月令淵為深而呂仍作淵也凡

此諸條證今月令非呂書以駁孔疏不入禮記為

今則呂氏春秋是也之說至當不易故備錄之至

其案語云竊疑所謂今月令者乃漢時太史所上

月秝自注云後書侯霸傳每春下寬大之詔行四

時之令皆霸所建是東漢自有所行月令矣雲謂

此求今字之義不得從而為之辭

嚴氏可均唐石經校文曰處必掩身無躁各本作處必

掩身身欲寧衍一身字古讀處必掩句絕身屬下句

鄭仲夏注掩猶隱翳也此不復注蓋夏避暑氣冬避

寒氣皆宜居處隱翳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拚淡也拚

淡邃也皆以處必掩句絕乃仲夏疏舉經文已以身

字上屬者是宋人妄增尋彼疏意祇就居處言之絕

不謂身之不當褻露是元無身字也然彼尚不過句

讀之誤此經疊身則尤誤幾見嚴冬寒沍而君子齋

戒有裸袒其身者而煩云云乎呂氏春秋淮南皆不

蔡氏月令 卷下
疊身當據刪一身字無疑

案盧氏鍾山札記亦謂上身字因下句身字而誤衍其辨說略同而獨未舉石經爲證故專存校石經者。月令兩重文可疑此身字當刪有先得我心者矣。元身至下重文亦當刪羣書所引厯厯可據未識海內通儒曾論及否而雲之孤陋寡聞卽此見焉

雲之先閩產也譜傳系出君謨公蓋可信歐陽永叔誌公墓云蔡氏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則僊游之族固子尼後矣子尼之高祖質字子文伯喈季父也伯喈有孫襲見羊祜傳要非無後者而六朝諸蔡則皆出自子文自子文上之至漢功臣肥如敬侯寅十三世自子文下之至隋世知名之君知亦十三世合二十七世得三十三人雲旣按其次而表之矣因念伯喈著述莫尊於月令章句蒐羅綴緝庶幾曾曾小子之職顧家貧無書所假讀非盡善本而遇有疑誤出已見剖辨之又弗能以已先師錢君有言日讀

誤書妄生駁難鮮有不見笑於大方者雲之謂也編錄
粗就將授好古弟子各寫一本校之校之而無譌漏梓
焉可乎

嘉慶二十三年中冬之月陳畱後人雲記

吳學



